

賈誼新書

一之二

四一三  
95  
/



門 口 行  
號 95  
卷 1



賈子新書序



余嘗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  
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  
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  
神與之接融融澆澆不知旨之樂之  
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

賈子新書序

漢室初造，允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  
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  
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  
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  
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澁長，鑿鑿  
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  
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  
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  
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  
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  
守陸公以諛謫，丐長沙去，今十有餘

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  
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  
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  
詢於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  
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

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  
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  
諠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  
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  
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

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  
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  
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沒壅碑墜爾蘇  
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  
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

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  
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  
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  
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  
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  
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

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  
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  
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浚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  
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  
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

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  
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  
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  
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  
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  
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

賈子新書總評  
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  
云正德九年菊月吉且長沙黃寶序

賈子新書總評

皮日休曰余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真命  
世王佐之才也惜乎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在其道出  
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爲文以吊屈平余謂平雖遭斬  
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若生  
之見棄又甚于平當得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  
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如  
適胡越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  
其憤澁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卷問考

關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城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語上

修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雜事

立後義

目錄終



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

山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  
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僥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  
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  
於鈎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淡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  
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

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具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

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  
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  
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  
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視處窮苦之實咸不  
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  
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務在安之而  
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身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  
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  
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  
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  
彊弩不射楚沛涑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  
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  
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  
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師案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其揀敗非也

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浚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制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

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不

宗首

而良樂

天不

而擊

今吳

又見

告

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冷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其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

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肩理以傾時之失  
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  
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  
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編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  
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  
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  
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

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  
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孰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  
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  
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  
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  
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  
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空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

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竊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繼，緜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

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顧成之，廟稱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

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全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鏑鄒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

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異此

### 潘彊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入也其形覩然矣曩冷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之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其骨肉相飲始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 大都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美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

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  
 不羨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  
 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  
 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  
 楚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  
 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  
 奭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宇亥之井為  
 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  
 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虺一脛之大幾如  
 粟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

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  
 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  
 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虺也又苦踈盪上古踈盪  
字下古  
辰字踈盪  
不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  
 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  
 病虺也又苦踈盪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  
 郎中謁者受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

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  
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  
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  
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  
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  
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  
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  
之御號曰太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  
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  
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

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  
者爲城且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且殿門俱爲  
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  
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  
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  
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  
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員上軼主次也然則所  
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  
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特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



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

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

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甄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彙立而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禦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爲鄰勸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

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剗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舉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徃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

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

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割諸荆軻起兩  
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  
下少留意計之

賈子新書卷一

賈子新書卷二

漢 雒陽賈誼著 錢震瀧閱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  
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讐之怨  
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  
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  
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  
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浚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  
以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故構

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  
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  
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  
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謂召亂之業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  
惠王之分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

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  
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  
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  
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  
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  
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  
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  
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  
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  
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  
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  
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  
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  
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

而爲寇可不恠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  
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  
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  
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  
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不知所移長此安窮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  
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醜解  
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人主  
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

賈子新書卷二  
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體驛也釋斤斧  
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  
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  
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  
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  
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  
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熒熒弗滅炎炎奈何萌

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  
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  
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  
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  
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熒然後受之  
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  
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  
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  
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

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

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子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 階級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



賈子新書卷二  
五  
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陞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陞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  
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  
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  
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榜  
笞髡削黜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  
衆庶徒隸同黜髡削笞馮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無  
陛下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  
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  
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綫

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  
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且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  
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  
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多而五易  
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  
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  
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

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  
官徒自爲也頑頓無恥隄苟無節廉恥不立則且不自  
好苟容而可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因而推之  
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侵吾身者  
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恥但苟安  
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  
簞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妹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  
曰帷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擠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厲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

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不食而歸遊多許姑曰可為身太息者此也  
 入公殿取圖觀如竹絲舞多相遊也主生何奇  
 許而趨此中彼而相弄姑可也下時多難夜以  
 之姑吾與與之財亦夫非為非欲姑吾與與之皆安爾  
 與姑也志也姑且為非來姑吾與與之財也姑且為非  
 正中偏射痛多田婦及難將佳與姑曰聖人育金銀者  
 多則無來宗廟去與之引施及揮射轉與之相歸家

